

## 就 職 講 演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公民：

我們今天所慶祝的並不是一次政黨的勝利，而是一次自由的慶典，象徵着一項結束，也是一項開始，表示更新和變革。因為我已在你們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莊嚴的誓言，那正是我們祖先將近一世紀又四分之三以前所擬定的。

現今世界已經很不同了。因為人在自己血肉之軀的手中握有足以消滅一切形式的人類貧困和一切形式的人類生命的力量。可是我們祖先所奮鬥維護的那些革命的信念，仍在全球爭論之中。那信念就是認定人權並非來自政府的慷慨施與，而是上帝所賜。

我們今天不敢忘記我們是那第一次革命的後裔。讓我們從此時此地向我們的朋友和仇敵同樣的致詞，這支火炬已傳交新一代的美國人，他們出生在本世紀，經歷過戰爭的鍛鍊，受到過一項冷酷而艱苦的和平的訓練，以我們的古代傳統自豪，而且不願目擊或容許人權逐漸被褫奪，對於這些人權我國一向力予維護，現今在本國和全世界也要力予維護。

應讓每一國家知道，不管它願意我們好或願意我們壞，我們要付出任何代價，忍受任何重負，應付任何艱辛，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與成功。

這是我們所力予保證的——而且還不止此。

對於那些和我們享有同一文化和精神根源的悠久盟邦，我們保證給你們信義之交的忠誠。若能團結，則在許多合作的計劃中幾乎無事不能做到。倘若分裂，我們則無可作為，因為我們若意見分歧，各行其是，便不敢應付强有力的挑戰。

對於那些我們歡迎其參與自由國家行列的各新國，我們要提出保證，絕不讓一種方式的殖民統治的消失，僅只是為另一種遠較嚴酷的暴政所代替。我們不能常常期望他們會支持我們的觀點，但我們卻常常希望他們能堅強支持他們自身的自由，並應記取，在過去，那些愚蠢得要騎在虎背上以壯聲勢的人，結果則被虎所吞噬。

對於那些住在佈滿半個地球的茅屋寒村中，力求打破集體貧困桎梏的各民族，我們保證決以最大的努力助其自助，不管需要多少時間，這並非因為共產黨會要那樣做，也不是爲了我們需求他們的選票，而是由於那樣做是正當的。自由社會若不能幫助衆多的窮人，它也就不能保全那少數的富人。

對於我國邊界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國，我們提供一項特殊的保證：把我們說的好話變成好的行動，在新的進步同盟中，援助自由人和自由政府來擺脫貧困的枷鎖。但這種和平革命的希望不應成爲敵對國家的犧牲品。所有我們的鄰邦都該知道，我們將與他們聯合以反對在美洲任何地區的侵畧或顛覆。並讓別的國家都知道，西半球的事西半球自己會管。

對於聯合國這個各主權國家的世界性議會，在今天這個戰爭工具的進步速度已超過和平工具的進步速度之時代中，它是我們最後的、最好的希望，我們願重申我們支持的保證：阻止它變成僅供爲謾罵的講壇，強化其對於新國弱國的保護，並擴大其權力所能運用的領域。

最後，對於那些寧願和我們爲敵的國家，我們所要提供的不是保證，而是要求：雙方重新開始尋求和平的努力，不要等到科學所釋出的危險破壞力量在有意或無意的自我毀滅中吞噬了全體人類。

我們不敢以示弱去誘惑他們。因為只有當我們的武力毫無疑問已告充足時，我們纔能毫無疑問地確信永遠不致使用武力。

可是這兩個强有力的國家集團，誰也不能對現行的途徑放心——雙方都因現代武器支出浩繁感到不勝負擔，雙方都對於致命的原子力量不斷展開而發生應有的驚駭，可是雙方都在競謀改變那不穩定的恐怖均衡，此種均衡足以阻止人類最後從事戰爭。

因此讓我們重新開始，雙方都應記住謙恭並非示弱的徵象，而誠意則永遠須要驗證。讓我們永不因畏懼而談判。但讓我們永不要畏懼談判。

讓雙方探究能使我們團結一起的是什麼問題，而不要虛耗心力於使我們分裂的問題。

讓雙方首次製訂有關視察和管制武器的嚴正而確切的建議，並且把那足以毀滅其他國家的絕對力量置於一切國家的絕對管制之下。

讓雙方尋求去開發科學的神奇而不是科學的恐怖。讓我們聯合去探究星球，克服沙漠，消除疾病，開發海洋的深處，並鼓勵藝術和商務。

讓雙方攜手在世界各個角落聽取以賽亞的命令，去「卸下沉重的擔負……（並）讓被壓迫者得自由。」

如果合作的據點能夠建立，猜疑的莽叢便能夠遏制，讓雙方聯合作一次新的努力，不是追求新的權力均衡，而是建立一個新的法治世界，在那世界上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也得以保持。

凡此種種不會在最初的一百天中完成。也不會在最初的一千天中完成，不會在本政府任期中完成，甚或也不能在我們生存於地球上的期間完成。但讓我們開始。

同胞們，我們的方針最後成功或失敗，不僅僅在我身上，更操在你們手中。自從我國建立以來，每一代的美國人都曾應召以證驗其對國家的忠誠。響應此項召喚而服軍役的美國青年人的墳墓遍佈在全球各處。

現在那號角又再度召喚我們——不是號召我們肩起武器，雖然武器是我們所需要；不是號召我們去作戰，雖然我們準備應戰；那是號召我們年又一年不斷的從事一種勝敗未分的鬭爭，「在希望中有喜樂，在患難中有忍耐」，這是一場對付人類共同敵人如暴政、貧困、疾病、以及戰爭本身的鬭爭。

我們能否結成一個宏大遍及東西南北的全球性聯盟來對付這些敵人，來確保全人類享有更為豐碩的生活？你們是否願意參與這歷史性的努力？

在世界的悠久歷史中，只有很少幾個世代的人獲有這種在自由遭遇最大站危時從事保衛的責任。我決不在這責任之前退

縮；我歡迎它。我不相信我們中間會有人願意把我們的地位和別人及別的世代互換。我們在這場努力中所獻出的精力、信念與虔誠，將榮耀我們的國家以及一切為國家服務的人，而且從這一火焰所發生的光輝確能照明全世界。

所以，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

全世界的人民：不要問美國願為你們做些什麼，而是問我們在一起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麼。

最後，不管你是美國的公民或世界他國的公民，請督促我們能同樣達到我們所要求於你們的高度實力與犧牲的標準。有良心作我們唯一可靠的報酬，有歷史作我們行為的最後裁判，讓我們走向前領導着我們所摯愛的國土，我們要求上帝的保佑與助力，但卻知道上帝的工作在人間實在就是我們自己的工作。

##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的講演詞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及來賓：

我們是在悲戚與面臨考驗的時刻集會，達格·韓馬紹死了，可是聯合國繼續存在下去。他的悲劇深深鐫刻在我們心頭，可是使他殉職的任務卻在我們議程的最前列。一位崇高的和平公僕不在了，追求和平的工作卻仍在我們面前。

問題不在於一個人的死——問題在於這個機構的生命。它或則壯大起來應付我們這時代的考驗，或則隨風消逝，沒有作用，沒有力量，不受尊重。如果我們讓它死掉，摧毀它的活力，削弱它的權力，那便等於是自掘坟墓。

因為發展這個機構才是替代戰爭的唯一真正辦法——戰爭已不再是合理的辦法，無條件戰爭不再導致無條件勝利。它對於解決糾紛不再能有作用，它也不再祇是大國所過問的事。因為一場核子浩劫，由風、水及恐懼傳播後，大小、貧富、結盟與不結盟國家都會同樣深深地捲入其間。人類必須消滅戰爭，否則戰爭將消滅人類。

因此讓我們在這裏下決心使韓馬紹既未白生，也未白死。讓我們向恐怖叫停，讓我們祈求和平之福。而且當我們在締造保持和平的國際力量時，讓我們共同一致解除一個國家進行戰爭的力量。

聯合國在這方面需要新力量與國際法，因沒有查核的裁軍祇是虛影，一個沒有法律的社會祇是空殼。聯合國已成為人類最為寬洪的氣度的尺度與工具。它已在中東、亞洲、非洲——今年又在剛果——提供遏制人的暴戾的方法。

但是這機構在一九四五年所遭遇的重大問題仍在我們面前：是否讓人對進步及和平所懷的厚望被恐怖及分裂所毀滅，是否能及時制馭『戰爭的惡風』以便受到理智的涼風的吹拂，



以及是否履行或藐視我們的憲章裏關於獲致和平、進步、人權與世界法的種種誓言。

在這會堂裏沒有三派勢力，祇有兩派力量。一派是想建造憲章第一第二兩條裏所敘述的世界的那些國家。另一派謀求建造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久而久之這個機構將被它所破壞。

今天，尤其是今天，我們必須保持我們對憲章的精誠。不過要加強這種精誠，便必須首先遴選一位才幹卓越的公僕擔任秘書長的職務，一位睿智又有魄力，能使世界社會的道德力量表示出意義的人物。故秘書長曾經培養並且加強聯合國採取行動的責任。但是那並不是他創造出來的，憲章裏曾經載明，現在仍然那樣載明。

填補韓馬紹先生的遺缺無論多難，至少也是由一人填補比三個人好。連三頭馬車也沒有方向各自不同的三名馬夫駕駛，它祇有一名馬夫，因此聯合國的最高行政負責人也必須祇有一個。在聯合國行政部門裏設置三人委員會或是任何小組，再或是任何輪值權威將使聯合國失去秩序而釀成無政府狀態，工作癱瘓而不能採取任何行動，失去信心而產生混亂。

秘書長實際上可以說是聯合國大會的公僕。削弱他的權威，你便是削弱所有國家不論國力強弱，在裏面地位統統平等，獨立自主的唯一組織的權威。在所有強國還沒變成公正之前，弱國祇有倚仗本大會的力量是才能得到安全。

有效而且獨立的行政行動與平衡代表權並不是一個問題，自從建立以後，這機構的成員已有莫大變化，舉凡迅速檢討並修改聯合國各機構的組織的任何努力，美國代表全都願意參加。

然而要是讓這機構由三人來統治，使每一強國都可以決定和他本身有關的事件，那麼冷戰將盤踞在這和平總部裏。這樣一個計劃無論對身為列強之一的我國有什麼好處，我們都拒絕它。因為我們在自決時代喜歡世界法律要比在集體滅絕時代喜歡世界戰爭多得多。

今日，世界上每個人都必須思慮到地球上可能不再適合人住的那一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宛似在一把核子的狄謨克魯利劍（註）之下過活，這把劍用極細的線懸着，祇要一發生什麼意外，計算錯誤或是瘋狂行動，它隨時便被割斷。在作戰武器消滅我們以前，我們應先把它消滅。

---

（註）狄謨克魯的利劍：狄謨克魯是希臘西拉古斯暴君德奧尼修斯的倭臣。狄謨克魯常說希王多福，德奧尼修斯乃以一髮懸劍，命狄謨克魯坐其下，使明帝王憂患。

人們不再辯論軍備是局勢緊張的象徵或是原因。現代化武器的存在就是恐怖，失諧與猜疑的根源，它們比世界歷來的武器要猛烈一千萬倍，而且距離全球上任何目標都不過幾分鐘遠。人們不再堅持待所有糾紛解決了才裁軍，因為裁軍必須是任何永久解決的一部份。人們也可能不再像認為謀求裁軍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因為在螺旋上升的武器競賽裏，一個國家的武器數量在增加時，它的安全極可能反而在縮小。

這個機構十五年來一直謀使各國減少並且毀滅武器。現在那個目標已經不再是個夢，而是實際的生死存亡之事。裁軍所含的危險和武器無限制競賽所含的危險比起來要小得多了。

最近的伯爾格來德會議便是根據這種態度，認識清楚它不再是個蘇聯問題也不是個美國問題，而是整個人類的問題，而贊同一個『絕對由國際管制的全面徹底裁軍』計劃的。

我們今天在美國也是根據這種態度而再度積極努力，設置國會現已完全贊同的一個新政府機關，負責尋求解決裁軍問題的方案。這個方案必須既具深遠作用又合乎實情，既使各國地位平衡，而且互得其利，因此都能予以接受。我們便是根據這

種態度，徵得蘇聯同意並且說明兩國如今都接受『全面徹底裁軍』而提出關於新近議定的談判原則的新聲明。

但是我們深知原則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而且光是原則並不夠。因此我們打算向蘇聯挑戰，不是要和它進行武器競賽，而是進行一個和平競賽，逐步逐段共同前進，直至達成全面徹底裁軍而後已。我們現在請他們從原則上同意再向前邁進一步而議定具體問題。

行將向這大會提出的在有效國際監督下全面徹底裁軍的計劃，旨在溝通堅持逐步進行者與祇談最後全盤成就者的意見。它將一方面創設維持和平機構，另一方面消滅戰爭機構。它進行時的各個階段都是平衡的而且有保障的，務使一國在軍事上不會比每一國佔優勢，核對與管制的最後責任既不完全歸於大國也不歸於一國的對敵或者它自己，而是歸於聯合國體系內的一個國際機構，也就是這項工作應該歸屬的地方。它將保證能履行裁軍所必備的條件——實地查核。這種查核也將按照裁軍的各階段而分段進行，這個裁軍計劃不但涉及武器也將涉及武器的運載系統。最後一切武器的生產、試驗、轉讓及持有均將

禁止，在一國際裁軍組織監督下，各國的核武力及常規武力都將要逐步減低，直到全部軍隊，全部武器，除了維持國內治安及參加聯合國新和平軍所需者以外，統統廢除為止。這個計劃使裁軍在今天，現在，甚至於談判剛開始時便發端。

簡言之，全面徹底裁軍切不可再祇是用來抵制初步裁軍的空口號。它已不再是無從實踐，無從核查進展，無從維持和平的一個目標。它現在是個實際的計劃，也是個考驗——對祇願意說而不做者，與願意做者的考驗。

這樣的一個計劃並不全使世界就此杜絕衝突與貪婪——但是將使全世界擺脫大規模毀滅的恐怖，它不會帶來一個超級國時代而會帶來一個任何一國都不能消滅另外一國的時代。

一九四五年，我國遠在他國還沒有原子彈而且甚至於未解散部隊之前便提出把原子國際化的巴魯赫計劃。我們在韓國作戰之際也曾向盟國提出一九五一年裁軍計劃。我們今日又在加強柏林方面防務之際提出裁軍建議，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前後矛

盾，不誠懇或是受到恫嚇，而是因為我們知道自由人的權利將戰勝一切，因為我們在被迫違反我們的意志重新武裝時，我們滿懷信心地把眼光掠過柏林而瞻望我們大家都喜歡的那種解除武裝的世界。

我因此提議根據這個計劃迅速恢復裁軍談判，並且繼續不停地談下去，直到整個全面徹底裁軍計劃不但議定而且完全實現而後已。

合理的起點應該是保證在各種情況與有效管制下終止各種核試的一個條約。我們如今仍然準備簽署這個條約。

我們也曾經提議互相禁止在大氣層舉行核試，不過並不附帶查核與管制，以使人類不致中具有放射作用的原子塵的毒，但是這個提議並未為人所接受，使我們引以為憾。

十五年來，我們一直想使原子成為和平發展的工具而不是戰爭工具。可是十五年來，我們雖一再讓步但是卻備受阻撓，我們雖持以忍耐，但是他人卻頑強固執。人類的和平呼籲遭受漠視。

最後，當他國的爆炸把天空弄得烏煙瘴氣時，我國別無他途，祇好為本身及自由世界的安全而行事。當他人改善他們的武器時，我們不能危及安全而不去舉行試驗。我們也不能危及安全而同意再來一次時間長久，無人視察的禁試。我們三年來不斷企求關於視察的協議而同時聽任我們的公開社會甘冒這些危險。但是今年，當我們正在日內瓦一本誠意談判時，他人竟暗自部署關於破壞的新試驗。

我們的試驗並不沾污大氣層。我們的威懾武器都有人衛守，防範意外爆炸或使用，我們的醫生及科學家都隨時準備協助國家的任何措施並應付在大氣層舉行試驗不免要產生的健康危險。

但是為求阻止這些可怕武器的擴散，空氣的沾污及不斷螺旋上升的核武器競賽，我們仍然隨時準備尋求能夠獲致協議的新途徑，我們的新裁軍計劃是以包括下列各項建議：

（一）各國簽署禁試條約，這是現在所能做得到的，禁試談判不必而且不應等待全面裁軍實行後再舉行。

（二）停止生產製造武器國的可分裂物質並且防止它們轉移到目前缺乏核武器的國家去。

(三) 禁止轉讓沒有核武器的國家控制核武器。

(四) 務使核武器不致於在外太空製造新戰場。

(五) 逐步毀滅現有的核武器並把這些物質轉作和平用途。

最後是終止毫無限制的試驗及戰畧核武器運載工具的生產並且把它們逐步毀滅。

毀滅武器還不夠。我們甚至在毀滅時便須創造，當我們廢除全球性戰爭及武器時便創造全球性法律及執行法律的辦法。在我們所尋求的世界裏，匆匆拼湊而成，給養無把握而且經費不足的聯合國緊急部隊，是永遠不夠用的。

是以，美國建議所有成員國都在他們的武裝部隊裏劃定特別和平保衛單位以便隨時可應聯合國之召。它們將受特別訓練，經費及後勤支援都預先安排好，能夠迅速出動。

此外，美國代表團另將建議一系列措施以改善聯合國關於和平解決糾紛的機構，其中有關於實地調查，斡旋及仲裁的，也有關於擴大國際法治的。因為和平不僅是個軍事或技術問



題，它主要是個政治及人民的問題。要是人在社會及政治方面的進展能與武器及技術方面的進展並駕齊驅，我們的力量將強似恐龍，無從駕馭，終而也像巨獸那樣在世界上消逝。

我們在世界上擴大法治時，同時也拓展人的新領域——外太空。

我們都向英勇的蘇聯太空人致敬。不應該以令人心痛的帝國主義及主權要求等舊觀念去拓展外太空的新疆界。宇宙高不勝寒處不可變成更森寒的冷戰戰場。

爲求達到此目的，我們將敦促通過議案將聯合國憲章擴展至人探勘宇宙的極限並保留外太空以供和平之用；禁止具有大規模毀滅力量的武器在太空或天體上運用，同時向所有國家公開太空的奧秘及好處。我們還要提議各國在天氣預測以及後來在天氣控制方面共同合作。我們最後提議建立一個遍及全球的電信交通衛星系統，使世界各地可以藉電報，電話，無線電及電視而聯絡成一片。如此一個系統將這機構的會議情況傳播到全球各地以促進和平的日子爲期未必甚遠。